



这个世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，关键你看到了什么？南海芭蕉本来计划请洪建民来南方看看红树林，叙叙旧情，可是一下子来了一群环境文化诗人，这既让他十分高兴，又让他感到有些压力。尽管出发前，当地林业、环保部门和文联，他都打过招呼，可是这毕竟是一次迟到的特殊的科学考察活动。他侧过脸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洪建民和南珠儿。此时他俩正在那里争论。南海芭蕉不想打扰他俩，他回头看看其他几名队员，有的在睡觉，有的在谈诗论道，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，让他更感到有些重任在身，终于没有说话。他从衣袋里掏出打印好的白泉重逢定理认真地看了起来。他始终搞不明白这个洪建民，还有那个南珠儿，是怎么把这些定理推导出来的呢？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他能拥有几亿元的资产，可是，作为一个社会中人，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拥有一个定理，甚至没想到这个世界上，居然会有人把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，

上升到理性的推断，并且天衣无缝的和环境文化结合得这么紧密。还有一点他没想到，这个洪建民小时候那么淘气，现在俨然一个学者。这时，他想起了只有一个字的一首诗《生活》：网。现在看来，人们的一切行走似乎都和一张网有关。地上有路网、水网，空中有天网、星网、波网，人间有亲情网、法网、关系网、通信网，等等；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平面的、立体的，平行的、交叉的，谁都置身其间，又似乎谁都与这个网无关，可又谁都脱离不了干系。你可以相逢在人间，相逢在素不谋面的网络里，也可以相逢在某个组织的体系中，现在从白泉重逢定理看，无论你走在哪里，最后都是，我们相逢在网上。如果说每个网眼是窗口，那些纵横交错的网结，就是交汇点吗？那么让相逢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怎样才能为日后的重逢有个新的起点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有点累了，靠在座椅上回忆起那些凌乱的陈年往事。

南海芭蕉梁基伟，祖籍闽南莆田。20世纪40年代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他爷爷带着他的父亲从珠海拱北海关越境，逃到澳门，加入葡萄牙国籍，摇身一变成了葡萄牙人。到今年他的父亲刚好99岁。这老爷子思路敏捷，身体硬朗不亚于年轻人。每次饭后一只香蕉，加之南方水果菜蔬品种多，老人从不挑肥拣瘦，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。不论吃什么吃的，反正老人至今眼不花耳不聋，每天早饭一过，必去公园散步，

往大三八牌坊下一坐，随着太阳转，总有阴凉处。老人活得开心舒坦着呢。澳门回归祖国后，老人活得更加滋润。南海芭蕉常说：“家有老人，可以润宅呢！每次我回到家中，与父亲重逢，一家人围绕在老人的身边，有不尽的幸福和喜悦。”

南海芭蕉11岁那年，曾经一个人在祖国内地闯荡。当时他小学4年级刚刚念完就跑回福建老家去了，他父亲到处找他回去读书，可是他没回去，先后到了北京、沈阳，后来又去了哈尔滨、齐齐哈尔，又返到春城，他看到这里风景如画，在丁菜园下了火车，沿着江滩地，一路走来。经过乡约屯，走进了桑家坨子，当走到芦花江的岸边，饿了，也渴了。他在江边采了一抱香蒲棒，聊以充饥。当看到江堤下面有三个水泊，就走到水边，捉了几只河虾吃了。接着，他捧了一捧水，刚要喝，一位打鱼的老人见了，站在船上说：“小朋友这水喝不得。”

他说：“怎么喝不得？”

老人一听是外地口音，就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这水啊，喝了会拉肚子的。”

说着，把船摆到跟前来，拿出一个盛水的葫芦递给他，他接过来一边喝着水，一边问：“老爷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老人说：“这叫连三坑。”

“再往前走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前面就是赶兔岭了，岭下有一户人家，那里以前叫狼窝，又叫洪家窝棚。洪家老爷子栽了两万亩杨树，现在这里又叫杨树林林场。”

“谢谢老爷爷！”

他喝了水，有了力气，谢过老人，再一次走上江堤，向东走去。当走到赶兔岭的时候，饿晕了，一头倒在地上。

洪建民的父亲正在赶兔岭修剪树的侧枝，见到一个小孩躺在地上，立即把他背回家中。母亲给他冲了一碗糖水，喂他喝了，小孩苏醒过来。老父亲问：“小朋友，从哪儿来？”他说：“我叫梁基伟，从福建来，具体是什么村庄也记不清了，也不想回去了。”老父亲见他执意不走，也担心在路上再出现别的问题，也没好赶他走，留了下来。他和洪建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问到学业，又得知他们是同一个年级。新年级开学，老人找人把他安排在洪建民一个班里，两人一起上学读书了。班里的同学见他说话南味十足，都管他叫留学生。那时，他白天上学，晚上和洪建民一起跟着老父亲读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。后来，受洪建民影响学会了新诗写作。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是澳门人，更不知道他的葡萄牙国籍。小学六年级时，他想家，又从内地返回澳门，南海芭蕉父亲又把他送回了学校，读到大学毕业，虽然书没太念好，可是他喜欢诗歌，多有作品发表。后来有了网络，也因此而常常上网切磋，所以和洪建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想到这里，南海芭蕉嘴角现出了一丝笑容。

第二天上午，他们平安到达N市汽车总站，早有徐所长等在那里，把他们接到了榆林招待所。

吃过午饭，南海芭蕉和芒果、小叶榕，要去市里联系来南亚市考察红树的事儿，和洪建民打个招呼就出发了。冷关公、水黄皮等人，回屋休息。南珠儿，躺在床上，忽然一阵剧烈的头痛，让她难以忍受。她赶紧挣扎着，从随身药袋里取出几种药来，吃了，渐渐平静下来。她想起出院时，协和医院肿瘤科主任的话：“这个病已经到晚期了，不要再累着了，要按时服药，好好休息啊！”可是自己年纪轻轻的，也不能就这么呆着呀！过了一会儿，头不疼了，她感到揪心的寂寥，想去找洪建民，觉得有些话得慢慢地说给他了，要不到时候他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就给洪建民发了一则短信：建民，到我房间来，有要事相告。洪建民看到短信，立即来到南珠儿的房间，见南珠儿躺在床上，就在床边坐了下来。

洪建民温和地看着南珠儿，关切地问：“走累了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有点累。你给我详细讲讲白泉重逢定理的八大区域是怎样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、同期推荡、相互印证的，好吗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在你的启发下，我把原来推导出的权值进行

了反复推演，周流往复的关系，已经找到了，同期推荡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些已经由鲜汤帮着制成计算机软件了。一般演算已经没有问题，只是相互印证还有些困难。只能到古人的典籍里寻求答案了。可是我现在手头的书，比如《河洛精蕴》，那些黑白点，是太简约，深奥，无法读懂它们，如果有具体的成书底本就好了，尤其难在如何确定它们的联系呢？白泉老师说的相互印证，至今还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有时甚至想放弃了。”

说着洪建民在南珠儿的额头亲了一下，刚想咬南珠儿的嘴唇，南珠儿说：“你怎么得寸进尺呢？不到最后，我看你的相互印证，可能是无法实现了，看来我真得找个接班人了。”

“你看，我总想着，你要把初吻给了我，没准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印证根据呢？”

“建民，别淘气。我爱你，可我不是妓女。再说了，人毕竟是人，不是禽兽，人是有约束力的，而不是小鸡小鸭小狗小猴子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春吻是上天赐与女孩的权利，不是男孩的鲁莽，更来不得强暴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女孩的身体可能会惨遭蹂躏，甚至被人施暴，只要春吻还在，她就是圣洁的。”南珠儿依然慢声细语地说着。

“南珠儿，你真是女人类学专家，这春吻我真的没有认真地想过，还这么重要。”洪建民诚恳地说，言语间憨态可掬。

南珠儿拽了一下被洪建民弄褶了的褥单，说：“学家倒说不上，只是没事儿的时候我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。”

说到这儿，南珠儿感到嘴唇有点干，声音也变得有些异常，好像口渴了。洪建民见了起身去倒了一杯水送到南珠儿的手里，她接过来喝了一口，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甭客气。”

南珠儿继续她的香谈芳论，说：“当然我不是说男孩的吻不值钱，不重要，男孩的吻也同样神圣，也不能到处施吻的。春吻，犹如人类的献身行为一样重要的。敌人可以剥夺她们的肉体，甚至杀害她们，可是她们的高尚情操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颂，就是她们为自己的信仰始终保留着初愿。虽然，儿女私情间的春吻，和这些先驱者们的献身精神有区别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”南珠儿说。

“可是我的心中只对你一个人有奢求、有欲望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，准确地说，在没遇到你之前，这欲望的蜡烛还在睡觉，是你点燃了它，而且只有你才能让它宁静下来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我是点燃了你的灯火，但是，假设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打个比方说，让我的妹妹，假设我有一个妹妹的话，让你的灯火不至因为我的离去而熄灭，你能不能够接受她呢？假设她也对你有着和我相同的好感。”南珠儿开始部署她的计划了。

洪建民听到这儿，疑惑的看着南珠儿。好一会儿才说：

“不可以，你，不是任何一个别的女孩可以代替的。无论她怎样的好，都不能取代。我不接受你的假设。”洪建民并不知道南珠儿的远景计划，以为南珠儿是在和他说着玩的。

“你的执著和专一，让我感动，可是这种假设，你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它的存在呀！假设白泉老师说的秘密和她有关呢？”南珠儿有点苦口婆心了。

“我不需要这种假设，那个秘密不是在你的心里珍藏着吗？怎么会和她有关呢？我只想你的初吻，或者说，我只需要你一个人的初吻，现在就给了我吧。”洪建民有点迫不及待了。

“谈到春吻，我一定会给你珍藏着，它才是女孩的贞节。在迂腐的传统中，人们认为一个女孩或者男孩有了一夜情，就失去了贞节，剥夺了他们自立人世的高尚权利，这是不对的。严肃一点说，这是一些道貌岸然的人，或者掌握话语权利的人，对他人生存权利的摧残和剥夺。当然我说的这是偶然情况，我并不提倡一夜情，和所谓的一段情，这毕竟不能满世界的发表宣言，说自己很喜欢一夜情。”南珠儿说。

“你别跑题，你总批评我跑题，你怎么比我跑得还远。我说的是初吻。”洪建民有点强词夺理，要求南珠儿说。

“我马上就会说到的。只有这春吻是万万不应该由男孩主动来索要，来抢得的，也是粗暴不得的。再者，你连我的身世都不知道，你就跑到我这里又是吻、又是看的，你等我

把我的身世说完，再吻，好不好，你急什么？”

洪建民听了，不再讲话，在南珠儿身边躺下来，说：“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父亲姓江，名思南，我母亲姓王名扶南。在上个世纪1965年，两人双双来到北哈市就学，一个在医科大学，一个在林学院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你怎么既没随父姓，也没随母姓，却叫南珠儿呢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你总这么急，我这不正说着吗？”

洪建民静了下来。南珠儿说：“我母亲是全国著名植树能手，她的事迹已经见报，我父亲就是著名的人民好医生，报上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过他的事迹。”

洪建民听到这儿，立即肃然起敬。忽然睁大眼睛，看了一眼一脸平静的南珠儿。南珠儿朝他忽闪了一下眼睛，开始讲述她的身世了。

（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）

（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

本期主编： 子线